

那天晚上，大开盛宴，给曼娘母女洗尘。曼娘出现在大厅之中，真是光艳照人，连严肃矜重如曾文璞先生者，也不由得顾盼几次。桂姐还是忙着照顾别人，忙着为别人布菜，对新来的两位女客，更是伺候殷勤，孙太太真是不胜感激之至。荪亚好像有点儿歉歉然的样子，不时对表姐说话。经亚沉默寡言，因为他年岁较大，又对父亲惧怕。

曼娘觉得仿佛像个新娘一样。其实，尚不止此，因为照她自己的感觉她就快与一别两载的情郎重新团聚了。她只是略微动了动桌上的菜。怀春恋爱的少女的光彩神韵，在她身上是自然流露无可掩盖的。她的眼睛特别的炯炯有神，美如编贝的皓齿，衬托出两颊暖热而绯红，两腿的膝盖则因心情不稳而颤动。一颗芳心中那么急切要做的事，现在就要奉长辈之命去做了。桌子上的饭菜，大家的谈话，荪亚的声音，丫鬟的伺候——所有这一切都浮动在愉快的气氛之中。她心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整个支配着她的念头，那就是“我要不要做个仙女治好平亚的病？”她浑身三万六千个汗毛眼儿都在发出超凡神奇的力量，准备立即发挥功能，她觉得有令人陶醉的奇特的愿望正在震动她的全身，要赶紧结束那顿宴席，好前去探病。她思想之外那股自觉和神秘能力，充满了她全身。深红色的波浪冲上了她的两颊，她的胃格格作响，小汗珠儿涌现在她的前额。

第二天，整个进食时大家的谈话，她是丝毫不能记忆。她只感觉到全桌人的目光，连仆人的目光也包含在内，都盯在她一人身上。

宴席最后一道菜是水果，她吃下好几片梨之后，才觉得舒服了不少。

平亚养病的院子是在曾氏夫妇居住的最后一排房子的西边，屋子的前面接着一个长廊，高出地面二尺，平亚住的院子与正院儿有墙相隔，有一个六角门相通，门两边各有桃树一株。院子里铺着又老又厚的二尺方的灰色砖，由各色石卵铺成的小径，图形不一，迤迤婉转。有一座假山，一个水池，由三层高石阶通上走廊。正厅有屋三间。下人房在西边，与正房隔离。

在饭后端上水果之前，桂姐匆匆离去，去让平亚预备接受曼娘的吉祥探病之礼。雪花迎上接桂姐，问少奶奶来了没有。雪花用“少奶奶”称曼娘自然是玩笑，桂姐只是微笑道：

“别乱说。”

平亚刚才一枕酣眠，一碗鸡汤炖银耳喝下去，对他也很有益处，刚才睡醒，头上出了汗。一个洋油灯已经点着，捻得不高，放在桌子上。他问过雪花是晚上几点钟，雪花告诉他说她们正吃饭，曼娘等一会儿就来看他。他告诉雪花把灯捻大，她进来时屋子才光亮。他又要了一条热毛巾，刚从热水中拧出来。雪花拿来给他擦了擦脸。雪花很聪明，做事很尽心，所以才派她来伺候平亚。她本名叫梨花，但为了避免和曾太太的名字“玉梨”重复，改成了雪花。

桂姐来时，见屋里明亮，是过去十天来所没有的。

桂姐派雪花到外面石头台阶儿上等候客人，她自己则陪着平亚说话。不到五分钟，听见雪花在院子里喊：“她们来了。”她跑过去搀扶曾太太，曼娘跟在她母亲后面，由小喜儿搀佑着。桂姐在里屋门口儿等着她们来。三个女人挡住了门，曼娘落在后面，她站在门坎儿外面，在那儿等，心情很不安。忽然间露出个空隙，平亚的帐子打开了。从敞着的门，曼娘看见他那消瘦的脸，两个大眼睛正望着她。曼娘不知不觉的垂下了眼睑。

现在曾太太过去拉住曼娘的手，拉她到床边。她对儿子说：“平儿，你表妹在这儿。”

一个十八岁的少女这时应当是很难为情的，可是曼娘却鼓起勇气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平哥，我来了。”

平亚说：“妹妹，你可来了。”

虽然就是这么三言两语，但是对平亚说，高天厚地也不足以比拟。

曾太太怕平亚会出言不慎使人难堪，就拉着曼娘到床头的桌旁坐下，柔和的灯光把红色的光辉照上曼娘的脸，她那绿玉的耳环，把她的头发和垂直的鼻子的侧影，照得特别明显。曾太太请曼娘的母亲在椅子上坐下，自己坐到床边儿上，桂姐在一旁站立。

桂姐对雪花说：“你和小喜儿到外面去等着吧。”

平亚从缎子被子下面要伸出胳膊来，曾太太想把他的胳膊放回去，说不要着凉。

平亚说：“我觉得好多了。”母亲低下身子去试一试儿子前额上的温度。发烧的感觉真是已经退下去。孙太太也说平亚比她下午见时显得病轻了些。桂姐也过来摸了摸他的脉，她说：

“不错，是真的。我原来不信这仙药灵丹会这么神妙。你们母女来，比十个太医都有效。曼娘今天下午还说她不是一种草药，我说她胜过一百种草药，因为她是平儿命里的福星。

这福星下降，祥光一照，病魔自己就去了。”

曼娘觉得实在难以抑制住一个幸福的微笑。听见桂姐那么说她，她对母亲说：“她就爱跟我开玩笑。”

曼娘的母亲说：“一切都是天意。病若生够了，有老天爷保佑，病人就会好。并不是由于人力，我们母女怎么敢居这个功劳呢？”

曾太太很欢喜，她说：“医生今天下午来过，说他若能保持这个样子，几天之后就可以吃陈糙米稀饭。人的身子必得有五谷杂粮来营养才成，他若能吃稀饭，自然好得就快。草药只能治病，指望草药恢复元气就不行了。”

平亚静静躺着听关于他病况的好消息。他伸出来的左手，在绿缎子被子上露着，曼娘看见那么白而瘦削，真是吓得发呆。

曾太太觉得很满意，站起来向曼娘的妈妈问：“您今天一路辛苦，一定累了，早点儿回去歇息吧。”曼娘的母亲站起来。这么短促的一会见，真出乎平亚的意外，曼娘觉得很难过，也站了起来。但是桂姐说：“曼娘刚来。表兄妹两年没见，应当叫他们多谈一谈。您两位可以先走，由我陪着他俩吧。”

曾太太说：“这也好。”显然这是预先安排的。桂姐送两位太太回去之后，平亚向曼娘说：“过来坐在床上。”但是曼娘不肯过去。桂姐说：“表哥让你坐近点儿，你就坐近点儿，你们俩好说话。”曼娘羞羞涩涩的走过去，觉得这是极其背乎礼仪，也是使人惊异的非常之举。她斜身坐在床边儿上，是坐在一端，不知不觉用手抚摩那绿缎子被子。平亚叫她再坐近点儿，她说：“平哥，你怎么了呢？”不过她又往近处挪了挪。几乎是由于本能，她把手轻轻的放在平亚伸出来的手里。平亚高兴的握住，她让他去握。

平亚说：“妹妹，你长了不少，又这么美。为了你，我这病也会好的。”

曼娘以一副恳求的神气看着桂姐说：“我怎么办哪？”

“妹妹，我等你来等了这么久。今天等了一个下午。我原以为有好多话向你说，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没关系，你来了就好。”他已经有点儿喘，但又接着说：“看见你，听到你的声音，真好。我太虚弱。”

曼娘说：“平哥，不要说话太多。我来了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曼娘尖锐的目光看见平亚出了汗。

她向桂姐说：“他出汗了。我想应当给他条热毛巾擦一擦。”

桂姐到后屋里去，那儿有热汤药在温着，有一个小泥火炉儿，上头老是放着一个壶。她拧了一条热毛巾，拿给曼娘。

曼娘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桂姐说：“你给他擦擦脸。”

平亚说：“我要你给我擦。”

曼娘非常不安，低下头去给平亚擦脸，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快乐。倘若是非她照顾平亚不可，伺候他一辈子，也不嫌烦。

桂姐把平亚的头扶起来，于是三个人的头非常接近。曼娘低声问：“外头有人没有？这叫看见像什么呀？”桂姐低声说：“我已经打发她们走了。”桂姐解开平亚的领子，曼娘勇气百倍，给平亚洗脖子，又从上面床架子上拿下一条干毛巾给他擦干。

她说：“你看，他多么瘦。”平亚揪住她的手说：“多谢妹妹。你不再离开我了吧？”

曼娘向后退了一点儿，说：“放心吧。”然后立起来，摆脱开刚才一个最使人疑惑的姿势，把湿毛巾拿到后屋去，向四周围看了一下，才回来坐在椅子上。

平亚说：“坐在这儿。”曼娘只好听他的话，又过去坐在床上。

桂姐说：“你也出汗了。”曼娘拿了一条干毛巾擦了擦她自己的前额。她的每一个动作，平亚都用眼盯着看。她斜身把毛巾放回床架子上去时，平亚闻到了香味，她的衣裳几乎擦过他的脸。对面灯光照过来，他看见曼娘的头发、鼻子、耳环，并且是头一次看见她胸部那膨胀丰满的轮廓，那平常是保持隐密不见人的。平亚觉得异样的意乱情迷，静静的躺着，不说一句话。

曼娘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，回去坐在靠桌子的椅子上。平亚不答应，但是她静悄悄的向外一指。雪花打开珠帘子向桂姐招手，低声说，曼娘若走时，她陪着曼娘回去。现在曼娘认为应该走了，可是，不知为了什么，她觉得不能走，还想多待一会儿。她很想跟雪花再结交亲密一

点儿，而且现在真羡慕雪花的差事。所以她说：“为什么不叫雪花进屋来？”

雪花正高兴有个机会和她心目中的新少奶奶进一步结识，并且对于她的美丽温和已经觉得大大出乎意料。

曼娘说：“请坐。”

雪花回答说：“不敢当。我粗笨，您多包涵。您到这儿来，我还没给您倒碗茶呢。”

曼娘说：“咱们是一家人，不必这么客气。”

雪花到后屋里去，不久端出一碗茶。曼娘喝茶时，她又去找了点木炭，来添下人房里的炉子。她提着一个小竹篮儿的炭进来说：“您看，用人们，您不支使，他们就不动。”

曼娘说：“你要歇一会儿吧。”

“没关系。我得去把火弄好。睡觉前还得喝银耳汤呢。”

曼娘问：“夜里谁陪着他呀？”这时雪花在里屋。

桂姐说：“不一定。太太跟我轮流陪着他，一直到他睡着为止。

前几天他病得重，我们整夜在这儿陪着，俩人轮流去睡。有时香薇来替换雪花；有时凤凰那个丫鬟来，她们睡在西屋。大部分还是靠雪花，平亚生病以来她没偷过一会儿懒。”

雪花回来时，曼娘说：“你听见了没有？她夸你勤谨呢。”

雪花老老实实说：“这还值得提吗？这是我们分内的事，我也做惯了，并且他也得人伺候，若没有妥当人照顾，我怎么能离开呢？别人看见太太信任我，不在背后说什么话，而肯来听听我说话，我也就满意了。”

曼娘说：“只要你需要人帮忙，不管什么时候儿，就去叫小喜儿来帮你。她是一个乡下的粗笨丫头。人倒蛮老实，也愿意学习。你若愿教她，我倒很想教她来跟你学学规矩礼貌。”

雪花向曼娘道谢，觉得曼娘谦虚温和。曼娘看见平亚累了，说她要走，但是平亚说：“妹妹，你不要走。”桂姐走到床边儿问平亚是不是要喝汤，可是平亚说：“你叫妹妹不要走，她若是走了，我什么都不吃。”

桂姐说：“曼娘，你等他吃完再走吧。”

曼娘不能推脱，所以雪花又到后屋去。曼娘听到水声，汤勺儿声、碗声，准备食物的声音，觉得很舒服。雪花确是很聪明，既不拒绝曼娘帮忙，她来帮忙也不笑她。曼娘叫雪花把银耳端出来，她还正往后屋打量的时候儿，听见平亚忽然叫：“妹妹！妹妹在哪儿？她走了？”

她跑回去又站在他一旁。

平亚说：“你若走，我什么东西也不吃了。”

桂姐说：“妹妹还在这儿。她总得回去睡觉哇。她经过这么老远的一段路途，今天下午才到，你得叫她回去歇息歇息才对。”

平亚问：“你不会再走吧？”

曼娘说：“平哥，你放心。我现在就住在你们家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”

这样，过了一会儿，曼娘才离开，由雪花打着灯笼陪送回去。在路上，因为雪花悉心伺候平亚，曼娘又私下向雪花道谢。然后曼娘觉得自己真是愚蠢，不该说那种话，不过雪花对曼娘的高雅温和的态度十分倾倒，高高兴兴的说明天见，就分手了。

雪花一回去，桂姐立刻去把最后的情形去禀告曾太太，并且又说，平亚说曼娘要走开，他就什么东西也不吃。到底怎么办呢？若照平亚的心愿叫曼娘伺候他，当然不行，而且曼娘也不肯不顾些规矩礼教儿。情形是非常麻烦的。她们想来想去，一行婚礼，就什么都对了，她俩打算明天向曼娘她母亲提这件事。

曼娘觉得这次别后重逢，是完全成功。她现在有资格跟平亚多说话，多做事，多听平亚对她一往情深的吐露，她刚一来就能这样儿，远非她的预料。她在床上躺了几个钟头，不能入睡，想当天晚上她之所见，平亚所说的每句话，所做的每一个姿式，一件一件的在心里想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事情进行得很快，曼娘吃完了早饭，在院子里家庙南边的空地上刚刚漫步了一会儿，就有一个女仆走到旁门告诉她木兰来看她，她连忙跟小喜儿走回屋去。木兰正在她这院子里的客厅坐着，跟曼娘的母亲说话。木兰变得太多，曼娘几乎认不出来了，因为现在不但长了好多，而且比在山东时穿得华丽得多。在曾府这种富贵之家，木兰显得庄严华贵，她的口音那么自然悦耳，态度那么从容愉快，正是北京的大家闺秀的样子。已经不再是曼娘当年看见的那副灾民难童的样子了。她的目光神气，当然还是老样子，曼娘一进屋，在她这位女友脸上仔细一打量，她正咬着下嘴唇，仿佛她也正在打量老朋友曼娘之时，正在咬住嘴唇，是怕压制不住心头的狂喜冲动，会跑过来把曼娘抱住一样。木兰看见曼娘也变了那么多，颇为吃惊。二

人犹豫了一下儿，木兰喊道：“噢，冤家，我想你等你，都快想死等死了。”

木兰可以做出顽皮的样子，曼娘就不行。只是很热情的欢呼道：“木兰！”她真对木兰的派头儿有点儿害怕。俩人走近后，曼娘说：“你是不是还是木兰呀？”拉着她的手走进卧房去。

木兰说：“听说你来了，昨儿晚上连眼都没合。今儿早晨一大早就起来穿衣裳打扮。妈问我是不是要和人私奔。”

曼娘渐渐对木兰失去了恐惧，对她好像个大姐一样。木兰还是比曼娘矮，她仍然是曼娘可以吐露心头话的知己。在这种新奇的北京城，木兰来了，曼娘从她身上才获得了力量和安慰。曼娘说：“咱们等了好久才得见面，但是从来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相见哪。”

木兰问：“平哥怎么样了？”

曼娘又羞红了脸，迟疑了一下儿才说：“今天早晨我妈叫小喜儿去问，雪花说他睡得很好。”

木兰说：“你不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多么害怕……你见过他了没有？”曼娘不出声，好像没听见问她一样。

木兰又接下去说：“等一下，咱两一块儿去看他。”“你得先问问太太。你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多尴尬。若得不到允许，我是不能去看他的。因为那样背乎礼教，别人会说话。”

桂姐忽然闯进屋来喊道：“木兰，你的好朋友终于来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比月亮从天上掉在你怀里还高兴呢。”

曼娘和木兰的手这才分开。

木兰问：“桂奶奶，我等一下儿要去看平哥，曼娘可不可以跟我一块儿去？她那么老远来的，你得让他俩见面儿啊。”

桂姐想不到木兰会这么问，噗哧笑出来，两位小姐倒怪难为情。

曼娘说：“我也没有说还没见他呀。”木兰表现出一副怀疑的样子，转向曼娘说：“原来你们俩已经见过了。”她又笑着问桂姐，是不是她们俩可以一齐去看平亚。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得先让太太知道。我要走了。太太请曼娘她妈过去商量事情呢。”

木兰的眼光一直送走桂姐的袅袅婷婷的影子，才转过头来问曼娘：“他们要商量什么事情？”

曼娘终于告诉木兰有关曾太太告诉她的话，还有桂姐所说关于冲喜的事。又把她去看平亚经过的大部分事情告诉了木兰，只是没有说真正动人的一幕。她也说了荪亚的顽皮与雪花的忠心能干。这些木兰都知道，只是木兰又说，她曾听说雪花很受别的仆人排挤，说雪花意图将来做平亚的姨太太。后来，曼娘又把她那个美得出奇的梦告诉木兰，并且说古庙里雪中送炭那黑衣女郎应当是木兰。木兰对那个梦和那个梦的含义非常纳闷儿。她说：“谁敢说我和你这不是还在梦里呢？”

曼娘说：“至少过去这一天发生的事，是真像个梦一样。”

两位闺中知己手拉着手立起来，去到书斋里观音菩萨像前，注视那种纯洁之美，并没再问什么。

曼娘说：“自从昨天我第一眼看见这座观音像，就让我神魂颠倒。好像是佛法无边。我很想烧香敬拜。”

木兰说：“这是明朝的福建瓷。这么大瓷像还真少见，是件宝贝。”木兰不由心中有所思索，向卧室走去，忽然转过身来说：“你说得不错。墙角上有个香炉。咱俩烧香礼拜吧。”

她跑出去告诉女仆拿点儿香来，俩人小心翼翼的连同那个硬木底座儿，同瓷观音，移到书斋西墙下的一张小桌子上。木兰找了点儿香灰来，填在那个空空的青铜香炉里。等女仆拿来了封着红纸的一封香。她接过来，告诉女仆出去。木兰说：“咱们把几年前拜干姐妹的盟誓再举行一遍吧。”曼娘极表同意。她俩就点着香，拿在手里，拜了三拜，把香插到香炉里。于是俩人手拉手，在观音大士的眼前，再度立誓为干姐妹，一生忠诚相爱，患难之际，互相帮助。曼娘又心中默祷，求菩萨保佑平亚迅速康复，两人相亲相爱，白头到老。

不久，丫鬟凤凰和爱莲进来，说平亚要换衣裳，再待一会儿，她们可以去看他。

爱莲说：“妈正跟伯母说话，说的是曼娘的喜事，还说不知是不是要等祖母回来再办。”

木兰问：“这么快吗？”她转身向曼娘道喜，曼娘一语不发。

他们去看平亚，曼娘一看情形变了。昨夜使人振奋的光景消失了，灯火的光彩也不见了，平亚比她所想象的更为憔悴苍白。呼吸短促而不畅通，手和手指头真是瘦骨嶙峋。木兰问正吃

什么药，雪花说还是原来的汤药，只是减去了砒硝和木莲；现在吃的是大黄、硝石和干草，大黄必须泡在酒里。

她说上礼拜病重发烧说胡话，太医改换了一下药方子。

这次是短而更为正式的探病，是曼娘婚前最后一次的探病，不过曼娘还不知道罢了。她们出来之后，雪花告诉木兰婚礼就快举行了，这消息在仆人口中传得快得出奇。曼娘听着泰然自若，好像她已经早已有充分准备，甚至于还私心乐意一样。

雪花向曼娘说：“给您道喜，孙小姐。这样平亚又多一个人伺候他，我的责任也就轻一点儿了。我听说就在这一两天。”凤凰说：“太太说孙小姐今天见了少爷，就要等到成亲那天再见了。”

木兰没有进去向曾太太请安，因为她知道她们正在商量大人的事情，所以又和曼娘回到曼娘的院子，凤凰跟爱莲自己走了。

曼娘说：“告诉我。你认为他的病怎么样？硝石是不是做火药用的硝石？”

木兰说：“当然是。”木兰在和太医说话时曾一直留意问平亚的病。她又说：“血里有实火才用硝石，也只有有病沉紧急时才用；可以退干火消硬块。硝石的力量很大，金属遇见变软，石头遇见溶解。身上有实火，必须用硝石清血。但是一定少用，不然伤身子。”

曼娘想到人吃火药，不由得害怕起来，问木兰说：“那怎么可以？我真不明白。”

木兰说：“道理是这样。人身上有毒的时候儿，就要以毒攻毒。若是身上没有毒，用进去的毒药就会伤身子。”

她俩正说着话，曼娘的母亲回来了，愁容满面，非常不安的样子。

她说：“曼娘，孩子。”话到这儿停住了。木兰心想自己在那儿碍事。就说：“我去看看干娘。您母女俩也好说说话儿。”但是曼娘不放她走，对她母亲说：“木兰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。

在她面前您有什么说什么吧。”

曼娘的母亲看了看这两个女孩子，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有好多事要依靠木兰的帮助。她自己也很为难，因为自己是新娘这一边儿的，不能跟曾家商量，所以现在她像跟木兰说话，不太像跟自己的女儿说话。她说：“曾家的意思是几天之后成亲，这样好破解平亚的病魔缠身。同时曼娘伺候平亚也方便些。曾家对我们很厚，我自然不能拒绝。不过我已经告诉她们，这一定要问问曼娘。曾太太说曼娘若是答应，她是感激不尽的。桂姐说曼娘一定会愿意，并且成亲越早，对平亚的好处越大。曼娘，这件事关系着你的一辈子，我做娘的，也不能勉强你。你父亲已经去世，我是个妇道人家，咱们如今在这么个生地方儿。我怎么担得起这个沉重儿啊？”想到死去的丈夫，孙太太哭了，不过转脸去用手绢儿擦干了眼泪。

曼娘一直静悄悄听母亲说，不过她心里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现在她不跟母亲一齐哭，只是毫不犹豫，简简单单的说：“妈，您决定吧。”这跟说她已经愿意是一样。

木兰问：“什么时候儿办呢？”

孙太太说：“她们想在后天。”

“这连准备的工夫儿都没有了！”

“现在就不能照老规矩办了。他们原想等老祖母来，可是也许还要等十天半月的，她们就决定成亲越早越好。我们也不惊动什么亲友，也不用大张喜筵；因为我们在北京人生地疏，客居异地，太太说一切就完全由她们家办。这么个大户人家，钱多，用人多，办起事来没有什么难处。我简直全糊涂了，不知道该怎么才是。”

木兰说：“我倒有个主意。婚礼终究是个婚礼，不能太草率。若叫曼娘由这个院子里上花轿，抬到那个院子里下轿，看着也不好。究竟曼娘现在是新娘，不应当住在曾家。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。我已经想到请她到我们家住几天，已经跟家母说过。母亲说非常欢迎。现在我很愿您母女二人到我们家住，将来花轿由我们家出发。我父母一定也愿意。您若不嫌舍下简陋，我就回去告诉父母，今天下午他们来接您两位。”曼娘跟她母亲都觉得很好。母亲说：“曼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人家对咱们太好了。”

曼娘说：“我就怕打扰人家。妹妹，我也想到府上去看看。几年前只见过令尊大人，始终没见过府上别位。这样未免太给您府上添麻烦了。”

木兰说：“不要这么说，我妹妹莫愁也好想认识您呢。她原想今天早晨跟我一块儿来，我说您才刚刚到。我父母今天晚上想请您两位过去吃饭。刚才我们太兴奋，这话我忘说了。”木兰又向曼娘的母亲重新邀请，又说：“孙伯母，您可别不答应。我想在曼娘当新娘以前，跟我一齐住几夜。曾伯母也会答应的。我想这个办法最好。我们家跟曾家就好像是一家人。这个婚

事既然不惊动外人，那就好像我们自己家的事一样。谁也不会担心我们会把新娘偷偷儿拐跑了呢。”

曼娘说：“妈，您看我这位妹妹多么会说话。”

木兰于是去看曾太太，她觉得这个办法很好。木兰回来又向曼娘和她母亲告辞，说当天下午就来接她们。
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
